

英雄折腰

第一章

腐旧的木门“咿哑”而开，一名模样狼狈的男童低垂头，步伐沉重地跨过门槛，像有满怀心事……“堂儿。”男童赫然抬头。

“娘！”见炕上那名神态安适的少妇，他有些惊讶。

妇人帮尿湿的婴儿换上干净衣裳，轻笑道：“看你垂头丧气的，是不是累坏了？”“不是。”男童精神一振。

“呵，你过来瞧瞧。”回身先将门推合，他快步凑近母亲身侧，与她一同注视襁褓中的婴儿。她眼儿半闭似已沉入梦乡，作著甜甜好梦。

“知道她是谁吗？”呵，堂儿好脏。常卉娘笑著抽出手绢，将儿子沾了泥巴的小脸一一拭净。

“是……小小姐吗？”堂儿犹豫低语。

“你还记得呀！”常卉娘眼底的笑意加深。“六小姐的奶娘有事回家一趟，托娘帮忙带。”“嗯。”她怎么还是……好小。

自大小姐满月的洗儿、剃头礼以后，堂儿便不曾再见过她，如今六小姐的试儿礼即将于后天举行了。依照宫家礼法，所有宫家子孙皆必须于足七个月之日，择吉时举行“试儿”礼。

一般富贵人家在孩子满周岁才行的“试儿”传统，却在宫家先人不允许骨肉太过亲近的祖训下，提前举行。

“你可还记得这件衣服？”常卉娘的思绪渐飘渐远，婴孩身上的织金绫衣勾起她与夫婿甜蜜的过往。

“是不是娘帮我缝的满月服？”堂儿眼神戒慎，目不转睛地盯著婴儿，生怕一个不小心碰伤了她。

“嗯。这块珍贵的织金绫是你足月那日，老爷特地差人送来。娘舍不得给人，保留至今，没想到会给六小姐用上，呵，你可真是好福气。”拭净他脸后，她心不在焉地兜了兜他衣襟，帮他把肩上及后背的泥土拍掉，镇怪道：“看看你，脏得像什么似的。你今天是陪二少爷练剑，还是陪他在泥坑里打滚？”堂儿抿了下唇，含糊不清地嘟囔道：“都有啊。”常卉娘意外，“怎么啦？”堂儿勉强地摇头。

“堂儿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他溜了她一眼，似乎在斟酌该不该说。

“堂儿……”“还不是刚刚师父要我和二少爷比试，他拳法不如人，剑法也不如人，正要比试内功心法，不知怎么回事突然扑了过来，扭著人就打。”堂儿的嘴忿忿一撇。

原来……常卉娘沉静地移动双手，抚上他绷紧的颊。

“娘知道堂儿受了委屈，但少爷还小，他弄不懂自个儿为何会样样输你。他好可怜，受了气又不能对老爷、夫人说，只好将怒气发泄在堂儿身上。少爷只信赖堂儿，拿你当朋友，才会在堂儿面前发脾气，你莫怪他。往后再有比试，尽量让著他一些好吗？堂儿。”“娘，少爷长我两岁，怎会是我在让他呢？”他不平。

常卉娘愕然一怔，秀眉微微皱起。“不管怎么说少爷毕竟是少爷，咱们是奴才，身分有别。就算老爷子赏识你，不把你当下人使唤，你也不能因此侍宠而骄。人要懂得知恩惜福，谨守本分，不可僭越了。”她好言好语劝

道。

堂儿不甘心地抿起薄唇。

母亲这席话，他经常在听，起初总听得懵懵懂懂，两年下来，他多少已能明白冒犯主子是大逆不道的罪行；无论事出何因，都是不可饶恕。

可是……这回真是少爷太不讲理，扭著人不由分说就一顿蛮打，他一恼火便还手了。

即便他是少爷又如何？输了便是不如人，便是懦者，便该反省，敌人不会因为他功夫不好就饶了他……这些全是老爷亲口对他说的，他还让他别对少爷手下留情呢。

常卉娘轻抚儿子气恼的脸。“娘知道堂儿的资质在少爷之上，但娘不要你赌一时之气，害苦了自己。”争赢了这口气又如何，日子不会变，身分也不会变，这是命呀。

“孩儿不是赌气，也没有非赢不可的意思。”他硬脾气反驳，“师父让我们全心比试，我照做，这样有错吗？比试输人是二少爷武功不好，被教诲的人应该他才对，怎能怪到孩儿头上？”常卉娘一听，动气了。“少爷是主子，是我们碰不得的人，你说，世上哪有主子忍让下人的道理？你再任性，不听娘劝，娘可要生气了。”堂儿小脸一缩，下唇委屈地抖颤著。

娘说话从来都是轻言细语，不爱发怒，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会这样……满腹的委屈化成泪水，大滴大滴滚落了出来，他负气抹著，不料越抹泪越多，心也就越不甘。常卉娘悠悠轻叹，温柔的将他纳入怀中。

“好不好静下心来听娘说？”待他勉为其难点了头，她才继续。“你与少爷若身分一般，自然是技不如人的要悔过，可少爷是金枝玉叶身，损伤不得的。娘很担心，万一哪天你气极了，失手伤了少爷，可怎么办才好。冉家如今就剩堂儿延续香火，你也不希望你爹在九泉之下伤心难过，对不对？”两年来，她已尽力让堂儿认清他在宫家的地位，宫家人将永远是他的天。小小年纪的他，到底听进了多少？“嗯。”母亲温暖的体息吸收了他不甘心的泪水，却化不开他眉宇闲的悒恼。常卉娘苦笑。

夫君在世时，她只晓得自己很幸福，被他宠著、护著，就连堂儿也是他一手教养，鲜少让她烦心，所以她老是忘记堂儿还很小。

失去挚爱的夫君后，她曾以为独自一人可以将他教养到大。怎会知道两年硬撑下来，她竟只觉得心力交瘁，像行尸走肉，已经疲惫不堪。为什么她必须承担这许多？在她连自己都无法承受时，她真的无法好好照顾堂儿。

她需要一方净土，需要寄托，这种日子再也……过不下去。

“入秋后天气反覆无常，出门记得将披风一并带上，以防不时之需。……娘对你不住，你自个儿可要顾著些。”她要摆脱，想要摆脱这一切……察觉到母亲话中流露的疲惫，堂儿退开一步，用力抹光波水，见腆抬眼。

“堂儿会照顾自己的，娘尽管放心。”他湿亮的眸子无怨无恼，只有深深的愧色与体谅。

常卉娘想哭，却噗哧地笑了。

她的堂儿很贴心呢，几乎是太贴心。老天爷，您这不是造孽吗？何苦让她生下了堂儿，才夺走夫婿呀？她该如何是好，这样的好孩子，也不能令她对红尘产生丝毫眷恋，她该……如何是好……“老爷近来时常称赞你呢，说你天资过人，沉得住气，是不可多得的将才。娘本以为咱们母子俩能进宫家为奴是天大福分，万万想不到老爷喜欢你，竟让你和二少爷一块习字、练

功。”宫老爷之于冉家及她的恩情，常卉娘无一刻或忘。“宫家人分文不取，将沁山借给咱们家狩猎已有数代，所以咱们家能够是云阳叫得出名号的猎户。若不是……”她情难自持，很不想却还是红了眼，只为那颗死去的心。

“若不是你爹病逝，放咱们孤儿寡母的不便独居在山间，娘又无骑射的好本领可以教你，你该也是……也是自由奔走在山林以狩猎为生，像你爹和冉家所有先人一样，日子过得虽清贫却足以温满，便不会受罪，觉得委屈。”泪水沉沉的就要落下，常卉娘倔脸向墙，拎手绢轻轻抹著。

堂儿慌了神，实在不明白母亲今天为何特别奇怪，一下子生气，一下子落泪，肯定是气他不乖，打了少爷吧？“娘……孩儿知错了，请娘原谅孩儿。孩儿不会再和少爷打架了，再有比试也会让著少爷，孩儿……孩儿只求娘别伤心。”常卉娘一怔，笑出泪来，“与你无关，是娘失态。”人世闲有著许多由不得人的无奈；因为有私心，有取舍，于是便有了无奈。

“娘……”堂儿担心。

“老爷对咱们家的这份恩情，你千千万万要记在心上。老爷若决定收你在身边，必会对你很严苛，往后会有一段日子比现在苦上许多。为了爹娘，你要忍著点，知道吗？”怎能不伤心，她终于明白，她的感情已随亲爱的夫君逝去，无法再爱任何人，即使那人是她的骨肉，也不能够。

“娘，孩儿可以吃苦的，娘不要哭呀。”常卉娘还想说什么，身旁的婴儿这时欠动著身子，双手不安分地挣出锦被。婴孩嘴巴动了动，突然放声大哭，害得背向她的堂儿冷不防吓了一大跳，急忙转身查探究竟。常卉娘抱起婴孩轻轻摇著，见儿子眼睛瞪大，一脸呆愕，忍俊不住失声笑出。

“娘，小姐……怎么突然哭成这样？”“可能是受惊了。前天阿菊粗手粗脚吓著了小姐，这两天她睡不好，吃得少，才会闹成这样。身子不适的婴儿都这样，你像小姐这么小的时候也一样。压压惊就会没事，别怕。”他也曾像她这样闹过？母亲低声下气拍哄著婴儿，闹得正凶的婴孩非但不理，反而变本加厉哭得天地变色，堂儿难以忍受地皱著鼻头。

“娘听六小姐的奶娘说，她是所有小姐里面算是比较好带的了，不怎么腻人也不怎么爱哭呢。”常卉娘温柔的眼忽然瞥向窗外。

怎么瞧也不觉得这爱哭的娃儿乖巧，堂儿被她哭得有些烦。

“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你帮娘看著小姐一会儿，娘去隔壁王大婶那儿，看看她还有没有压惊符。”别具深意看了他一眼，她不等他回答，迳自将婴孩放回床上。临下炕前，她突然紧抱了他一下，含泪低语：“你莫怪娘。”“这，娘……”堂儿错愕地瞪著远去的娘亲，又呆愕地瞪回来。

婴儿喉咙一扯便不知道要停似的，号哭不休，声音宏亮且拔尖，堂儿僵在炕边不知所措。眼巴巴乾瞪半天，哭声有增无减，他无助地爬上炕，端身坐在婴儿身侧。

她的脸好红，不……不要紧吧？他来回张望门口，一脸慌乱。

婴儿哭了好半晌，吵人的哭声逐渐沙哑、静默，就在堂儿庆幸的才要松口气，她却又以惊人气力凄厉地号哭起来，哭得他灰头土脸。娘……娘怎么去了那么久……“嘘，乖乖，你不要哭，娘等会就回来了。”他好声好气想帮她擦泪，手抬突然被胡乱挥抓的胖手握住，心头一阵震荡。

小姐的手好软、好好摸……堂儿著迷似的伸指触了触，谁知竟把婴儿雪白的手腕碰出豆大污渍来。

糟了、糟了！他小心翼翼将指头抽出，想下炕找干净的布帮她擦净，

婴儿的号哭声渐歇，一双汪汪波眼半垂下，似乎是累极。

堂儿坐回身子，不敢动，生怕不小心惊扰了她，又惹来另一波灾难，麻烦可就大了。

窗外将一切看在眼底的两人，表情各异，心思亦不同。

衣著华贵的中年男子收手在后，似乎这几眼已够看出什么，移步出破败的院子，神色一如来之时，安适自得却也瞧不出心思。“卉娘，你真下定决心了？”“堂儿往后请老爷多担待、费心了，老爷的恩惠卉娘谨记在心，无一刻敢忘。”尾随其后的常卉娘，安然说道。

“日子挑好了？”“下个月初八。”“你真舍得？”“难舍能舍，来得亦去得。”她泛出一抹超然的笑。

男子冷锐的眼神闪过什么，“呵呵，你尘缘既了，心无俗念，我这凡夫俗子再多舌劝阻，倒像拂逆天意，造了业障。安心去渡化你的世人，试儿礼后我会议沃堂搬进来，有什么托要说的，趁这两天吧。”“多谢老爷，卉娘必会不时帮老爷及大家祈福。”她美丽的脸祥和宁静，再也无欲无求。

卉娘的心已然出尘……交谈声渐渐远去，一名著淡黄锦衣的白皙男童，从小巷另一头气急败坏地冲进院子。

咣！半合的木门被他一脚踹开，撞出轰天巨响。

“该死的冉沃堂，快些给本少爷爬出来！”宫家二少气势凌人地吼进屋，一眼看到炕上那个回头瞪他的人，眉头恶狠狠一横，不由分说的冲过去将堂儿拖下炕。“你这狗雏种、乌龟王八蛋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瞧不起本少爷。咱们的内功心法尚未比试，谁许你中途离席，还不快给本少爷滚回武场！”等等……”堂儿推不开他的手，情急之下扫了他一腿，趁他脚步不稳缩回手，顺便拉他一把，止住跌势。

宫家二少被他轻易甩开手，火气可大了，一阵大吼大叫后狂扑向堂儿。

堂儿这回记取娘亲的教诲，身子一缩，敏捷的回身往屋子另一头闪避主子。他退让的姿态大大激怒了宫家二少，他气红了眼，回身又扑出五爪。堂儿身子一侧，再避。

两人一避一追，只见追不著的人连吃败仗，满屋子狂吼狂叫。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女婴经他们一闹，先细细的低泣一声，转瞬便天摇地动的哭号起来。

“他奶奶的，那是什么见鬼的声音！给我拿块布塞进她嘴里，让她闭嘴，别吵烦本少爷！”堂儿一心应付他凌厉的追势，无暇回话，心中倒有几分诧异。……少爷不识得自己的妹妹吗？宫家二少咆哮著跃上椅子，借力翻上屋梁。待他跃上，堂儿已俐落翻身而下，气得宫二少咆哮连连，纵身又追下，足尖扫过茶几，一口气追到炕上，却始终差堂儿一步。

“吵烦本少爷，有你好受的。给我闭嘴啊，听到没有！”本欲追下炕的人，心头郁恼，掠过婴儿身侧时恶心一起，竟回身将五爪抓向那张哭皱的潮红小脸。

堂儿回头见状，心下一颤，火速拔足而起，飞扑回炕上，抢先一步格开宫二少的毒手，抱起啼哭不休的婴儿，旋身退回门边。

宫家二少吃痛的蹲下身，抱著又痛又麻的手肘，怒红的眼阴阴眯起，邪光摇曳。

“哟，原来你会还手，我真以为你这狗奴才怕了本少爷。”他嘿嘿地伸舌舔舐上唇，眼带算计。

堂儿与他相处两年，保知他性情，头皮不禁阵阵抽紧。

“少爷不认得她吗？”他将婴儿转了方向，让宫二少瞧清楚。

宫家二少不耐烦扫了眼，“少见鬼了，谁有时间管这个丑娃儿是谁？冉沃堂，她该不会是你妹妹吧？真精采呀，你家老头不是死了好些年，难不成是你家老娘讨汉子，跟那个野汉子偷生的？”堂儿黑了脸，“嘴巴放干净些！不要侮辱我娘，小姐可是你妹妹。”若不是娘再三叮咛，他老早扑过去揍他一顿了。他这是什么兄长，居然连自己的妹妹也识不得？“喝！了不起，想不到你这颗死脑筋还会现学现卖，赖到我头上来。无妨。反正我家老头还在，娘要有瞻偷人，我不仅早晚三炷香，还可学狗爬给你看。”“随你怎么说，反正她确实是三夫人的女儿，我不知她是少爷的五妹还是六妹。”堂儿好脾气的安抚婴儿。

“废言！我理她谁生的，第几个妹，本少爷的事比较重要。这回你休想打到一半又溜走，我不会再让你逃了。给我接招！”他冷不防飞了掠来，双手直取婴儿门面。

手上多了个婴儿不好翻上翻下，迫不得已，堂儿只好出手相迎。他的反击显然令宫家二少心花怒放，他双眼腥红，越打越亮，缠斗越久便越兴奋。

破败的小屋不时乒乒乓乓，吼声不绝，婴儿的啼哭声夹杂其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挫败声从屋里吼至屋外，又从陋院吼进巷子，忽高忽低的，吼过八个春秋……

“阿 - - ”

青衣少年足一点，劲健的拔身而起，将横过半空的人团一把接住。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旋身落地后，他将紫衣女娃放下地，一手扶在她腰间，以防全身瘫软的人儿滑倒在地，更加难堪。

“呜……呜呜呜……呜呜……”吓……吓死她了……呜……吓死她了……宫家六小姐魂魄俱散，迳自顾著呜呜咽咽。

威立于武场中央的黄衣女娃，斜瞪了过来，“狗奴才，谁让你多事？”紫衣女娃脸色惨绿，急忙扯了扯少年，“对、对不起……我真没用，害你也被骂，你不要、不要理色裳姊……呜……”肚子好痛。

“属下明白。”青衣少年淡然的回瞥场中人一眼，看回哀吟不休的女娃儿。

“小姐，要紧吗？要不要属下唤大夫来？”“不用、不用了！”紫衣女娃拚命摇头。她哪有脸叫大夫，呜……呜。“你……你好不好抱我一会儿？我好像快站不住了。呜，你一定、定要帮我……我不能再出糗了。”好痛，真的好痛。好羡慕色裳姊，她武功真的好好哦。

“属下遵命。”青衣少年不再多言，腾空抱起她。

沁山顶，万里无云的晴空中，一面黄旗迎风挥超，之后震耳欲聋的喝采声热烈爆出。宫家一年一度的比武大会，存欢呼声中落幕。

比试定于宫家老爷寿诞之日举行，为期三日，乃宫家另项家传，也是云阳盛事。举凡云阳子弟皆可参加比试，宫家子孙更是不得缺席，比试期间并开放与云阳百姓观看。

“哇哇，各位瞧见没，真可怕！那黄衣女娃看来年纪轻轻，不过才七、八岁吧，出脚真重，对自己的亲姊妹怎么下得了手呀。”场边围观的百姓，流连不去，各自热络的攀谈起。

“比试嘛，不便出全力怎有看头。我倒以为她挺大器，出脚干净俐落，

非寻常女子。”“这位兄台说笑了，宫家子孙自非寻常身。不枉在下特地从京城闻名而来，宫家后辈表现，著实出色。”一名做书生打扮的温文男子盛赞不已。

“偏出了个害群之马，宫家盛名不知被那名哭哭啼啼的女娃拖累多少。”

“嘿，这位乡亲所言，在下心有戚戚然。那名紫衣女娃武功当真不济，在下见她从兵刃、暗器、轻功，一路比至拳脚功夫，几乎场场哭。若非她衣衫绣有宫家图样，在下当真不信她是官氏子孙。请教各位乡亲，这位小姐是哪房妻妾的孩子？”“我女儿乃宫家丫鬟。”一名佝偻老人突然用力咳了咳。此言一出，人人皆竖耳。

“莞儿小姐是宫家最小的孩子，小妾所生。三夫人就生这么个孩子，莞儿小姐自五岁正式上场比试，已有三载，正是年年殿末。”宫家竟有如此不济之子孙吗？众人皆希罕的转望场外。

个头不及青衣少年一半高的宫家六小姐，蜷缩在少年胸前，仿佛是听到大家的议论声，她忽然将小脸从少年胸前移至他肩窝，深深埋著。

众人莞尔，只觉她的举动十分孩子气，见她羞愧成那般，倒不忍再取笑了。

“……那个青衣少年是谁呀，他刚刚救下宫六小姐那手功夫，好俊！”众人纷纷将好奇目光投向青衣少年，冷不防披他严峻的容貌冷冷震慑住，目光皆又惊惶走避。

一名身材肥硕的男子大口大口塞著糕点，不畏死的细眼有一下、没一下瞟看右侧。“这名少年挺眼熟的，喂喂，阿三，他是不是宫少爷那组的武魁啊？”屈肘撞撞隔壁的人。

“小力点成不成？”被他一撞，差些吐血的矮瘦男子，右避了好些步。”是他没错啦，你猪啊你，成天只知道吃，错过最精采的比试，来干嘛。”“怕啥，比试年年有，明年再瞧不就得了。宫家膳食之好吃的，不趁现下多吃些放著，更待何时……”坐在看台上沉思良久，宫老爷忽然皱起眉头，“总管，把膳食分给大家。”立于主子身后的总管意会，挥了下手，候在台下的奴婢们立即将喧哗的百姓分别请离。

不消一刻，人声嘈沸如市集的武场已空空汤汤，回复了静寂。

“夫人，看了一整天，也累了，都回去歇著吧。”起身对两侧的妻妾说道，宫老爷步下高台。

三位夫人表情不一，或骄傲或忧心，本想说些什么，夫君决绝的背影，让她们望而生怯，到了嘴边的话只好埋回心底。老总管领著一班下人，亦悄然退下。

“太不像话了，莞儿，你能不能争气些！”看台上隐忍了好久的宫家大少宫魄，率先发难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，呜……”“小姐，请保重。”冉沃堂安慰又缩又躲的小姐，肩头湿了一大片。

“我没法子不哭呀，都怪我没用。”宫莞越哭越伤心，泪水越流越急。“我真没用，怎么也学不来……”“功夫输人便认命挨打嘛，看看人家色裳，年纪同你一般大，三两下便把你打得唏哩哗啦，哭爹叫娘的，你要有她一半狠劲便阿弥陀佛了。”宫色祺一脚粗率的跨上扶手，隔壁的宫魄低咒一声，猛力拍下他的脚。

“二哥，对不起……”宫莞环紧冉沃堂，不知除了道歉，自己还能说什

么，抽泣声更是抵在嘴里，不敢逸出。

宫色祺托起腮，嫌恶的眼溜视到右侧闭目假寐的妹妹。

“你知道不知道自己才八岁，不是八十岁啊，宫色裳。你何时练就的好本领，终年摆著张臭脸，活像给谁哭丧似的，触楣头。咱们好歹是同一个娘胎出来，怎么你和我差不止天和地？”宫色裳身子微僵，睁眼便对上两道凶残又熟悉的眸光。

“别忘了大娘就生你们这对心肝宝贝，你怎么忍心欺负她。”宫魄嗤哼著风凉话。

“你在说梦话吗？大哥，我这人最忍心了。”宫色祺吊儿啷当地转向宫魄，从腰带掏出一把碧玉短刀，上下抛接著玩。“等老头一死啊，我第一个想划破的便是你这张自命不凡的嘴脸。如何，我够贴心吧？”他拉下短刀，笑嘻嘻的将刀尖抵住兄长颈畔。

“你想动我，还得有几分真本事。”宫魄恼怒地拍开刀子。

“我不仅有本事，还有人才，瞧瞧我家色裳。”宫色祺握刀的手往右端一摆，恰巧触及宫色裳乌溜的鬓发。他撩起发丝把玩，短刀随手摆动的弧度，残酷地将宫色裳的香腮划出一道血痕。

宫色裳吃痛，想向另一头缩去，鬓发却被兄长死死缠住。

“瞧清楚了吗？她才八岁，你家那堆贱货最长的少说也有十六、七岁，竟敌不过一个八岁娃儿，岂不笑破人家肚皮。”宫色祺猖獗大笑。

“来口方长。你别得意过头，莫忘你的身手在我及冉沃堂之下，我可是有五个帮手，你只有色裳一个，你最好识时务些。”宫色祺一听，趴在椅背爆笑个不停，抖动的身子牵动了手中的发。

“放开我！”宫色裳痛呼出声。

“阿皓那废物比牛屎还没用，『来日方长』这句话更可笑，我怎么瞧也不觉得大哥这张脸属长命相。我告诉你谁会赢，”宫色祺倾身，附在宫魄耳畔猛吹气，“活著的人会赢啊，愚不可及的庸才。”他转动手腕，一刀削去手中的发，削得宫色裳俏颜丕变。

“念在你长年病痛不断，我不与你一般计较。”宫魄整整衣衫，端出大家族长子的泱泱风范，简直笑瘫了宫色祺。

“你太过分了，宫色祺！”看著飘落的发丝，宫色裳心疼不已。

宫色祺笑出泪水，弯弯的眼里只有残暴，不带笑意地转望愤怒的妹妹。

“啧啧，说你脸臭，你脑筋更死，竟和二娘那堆见识浅薄的贱货一样，把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当宝。要不要我乾脆削光它，让你清爽些，嗯？”宫色裳敢怒不敢言地别开头。她谁都不怕，唯独不敢招惹这个任性的哥哥。若不智回嘴，她相信色祺哥会毫不犹豫削光她的发。

为什么爹要纵容色祺哥？宫老爷走过空旷武场，在冉沃堂身前站定，其后尾随著四名少女及一名男童，均面带谴责地怒瞪又缩又抖的小妹。“沃堂，放下她。”宫莞落地后不肯转身，揪住冉沃堂的衣衫不放，纤薄的肩头抖得像一碰便散。冉沃堂依宫老爷的眼神指示，扳过她身子。

宫莞赫然被入眼那具魁壮的身子吓得目瞪口呆。

她忘了爹有那么高大了，比沃堂还高、还壮！好……好可怕，她输得那么凄惨，他一定很生气吧？一怒之下，他会不会像色裳姊一样，一脚踢她下山呀？掩著小肚子后退，宫莞心理的忧虑率真地反应在外。冉沃堂移动身躯挡下她。

宫老爷被小女儿逗出几许笑意，张口欲言……“爹，莞儿八成是因为有沃堂护着，贪逸恶劳，功夫才会一塌糊涂，未见长进。爹千万不要纵容她。”“大姊说的极是，莞儿成天只会哭哭啼啼。爹应该撤掉冉护卫，让莞儿独自留在沁山闭关修习个三、五载，好磨掉她软弱的性子。”宫家二小姐方及笄，芳心骚动，媚诱的眼珠子忍不住又朝英气迫人的冉护卫溜去。

“要我说，沃堂也有不是，怎能全怪莞儿。”年年败给自家下人，宫家二少宫皓吞不下这口气。“若不是他跟前跟后，莞儿乃宫家小姐，即便不才，当不至于如此不济。”“你们指教够了没？”宫老爷不疾不徐开口。“我看你们越大越目中无人，压根儿不将我瞧人眼底了。这儿轮得到你们来教我怎么做吗？”“爹请息怒，我们不敢！”“这叫不敢？”宫老爷怒瞪灰头土脸的子女们。“莞儿窝囊不中用，你们呢？今年武艺精进了多少，我可瞧不出来，你们说来我见识、见识，或者我亲自陪你们比画一番？”宫家少爷、小姐们惊惧地互觑一眼，大气不敢吭半声。

谁都知道父亲动怒了，更知道这一比画下去，仅有挨打、讨饶的份。而讨了饶，父亲原不原谅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“怎么全成哑巴？沃堂功夫在你们之上，你们不服气是吗？行，我要沃堂让你们一手，陪你们再过招一次，谁输了便给我废去一臂。”废、废去一臂？所有人整齐的倒抽了口猛气。即便冉沃堂让他们一手，他们也没有胜算，爹分明要教训他们……“一个比一个放肆！我没责问你们这一年的功夫修练到哪儿去，你们一个个倒端足兄姊架子训诫人来，真了不起。”宫老爷光火的眸子严厉一凛，“除了色裳、色祺，其他人统统给我回去思过三个月，不准踏出房门半步。明年的比试谁要再退步便给我废去武功，安心当闲人，什么都不必修习了。还不快滚！”他话一哼完，没人敢迟疑，立即逃也似地落荒而去。

“爹……”宫魄暴跳起身。爹怎能将他也责怪进去？“怎么，你没听清楚我的话？”宫老爷不耐烦。

“爹，可是……”“宫魄，身为宫家长子，你不知自省，罪甚手足，也该反省、反省了。今年你便好好待存房里，弱冠礼不过虚浮礼节，不办也罢。”宫魄简直不敢相信他才多说两个字，居然得思过半年，连期盼已久的弱冠礼也被无故取消。连寻常百姓亦不能免俗，他堂堂宫家大少爷竟不行弱冠礼。他已夸下海口要宴请云阳百姓同贺，这下岂不沦为天下人笑谈……“宫皓，顺便扶你家大哥一把，他腿软了。”笑嘻嘻的宫色祺突然掣椅而起，一掌将呆愕的宫家大少送下三丈高台，朝行经底下的宫家三少压去。

原欲回身的宫老爷眉一皱，踢起石子，屈指将飞上半空的石子借势弹出。石子化成一束白光，击中宫魄右肩，将他带回花岗石椅，救了愣在当下的宫皓一命。

“宫色祺！”宫魄回魂后，恶狠狠扑向宫色祺，一把揪起他。

“哟，怎么，敢情大哥恼羞成怒，气全发到我头上啦？”“让你们习武是用来强身自保，可不是学来对付自家人。再胡闹，两人都给我离开宫家！”宫老爷动了肝火。

宫魄收回拳头，深知不能与盛怒的父亲作对，再有不甘只能暂时忍下。

“此仇不报非君子！”恨声嘶嚷完，宫魄拂袖而去。

“君子？”宫色祺笑得束倒西歪。

“色祺，我见你身子挺硬朗，不像染了风寒无法上场。”宫老爷一瞥猛烈

呛咳的次子，深沉的眼泛笑，回头准备与小女儿长谈，却见她神色颓丧地走过身旁。

宫老爷按住女儿，“莞儿，连你也不将爹放在眼底吗？我话没说完，谁许你离开。“不是这样子的！”被冤枉的莞儿猛摇头。“爹、爹不是让我们回去思过吗？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因为我不争气，丢了宫家的脸，是以爹要罚我思过一年啊？”沉重的下巴滑抵衣襟。

思过一年，她明年不仍是殿后？宫老爷失笑。

“莞儿，你自知武功比其他人弱，勤于练习，从未怠惰，难怪慧心师太也要偏爱你一些。爹知道你尽了心力，或许是你没习武慧根，爹强求了。”莞儿武功不济却从不认输，这点便足以令人疼惜了。

莞儿纳闷地瞄著父亲，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只注意到他的脸色比较没那么吓人，怦怦乱跳的心才舒缓一些些。

那？冉沃堂微讶。老爷在骨肉面前一向不假辞色，处事至为随心随性，进宫家十载，他看不出老爷特别钟爱哪位少爷或小姐。老爷的三子六女中，小姐不算突出，本以为她可能最不得老爷欢心，结果竟……“沃堂，你有些意外？”他可有看错，这孩子居然会讶异了？“回老爷，是的。”冉沃堂眸中的讶异于转瞬消失。

真令人意外……当年卉娘不顾这孩子苦苦哀求，毅然出家，显然伤他至深。事后这孩子虽没说什么，却镇日浑浑噩噩，像缕游荡在外的孤魂，不知落脚何处。

合该是天意，莞儿适时举行试儿礼。这孩子不选兵器、金银、文房书籍或女扛锈器，独钟沃堂，无论试几回，其结果皆同。爱才的私心促使他将沃堂给了莞儿，当她的贴身护卫。

破例允许他的孩子依赖任何人。

有了守护为目标，沃堂再回武场，才肯精进武艺。

他明白这几年沃堂认真习武，忠心看护莞儿，纯粹不想违逆卉娘的家训，更期盼有朝一日她瞧见他的努力，能被感动，还俗和他再享天伦。无奈一年盼过一年，心意坚定的卉娘依然无回转之念。这孩子越盼心越冷，似乎便逐步封锁起自己。

这几年他几乎能肯定沃堂的心已冷，完全将自己摒绝于人群外，隔著一道冷漠疏离的墙，锁在自己的天地里，不让人接近。原本便比同龄孩童沉稳许多的这孩子，已难感受到任何情绪起伏。他人是活著，但七情六欲皆已死绝。

当年将这孩子给莞儿，本是希望纯稚的她能多少唤醒他死绝的心，没想到沃堂竟将职责和情感分得一清二楚；以护卫之名，完全不涉及情感的守护莞儿多年。

是他小看沃堂的能耐，抑或他被卉娘伤得太保、太重？这孩子乃难得一见的武学奇才，宫家尚有用得著他的地方，不能白白流失。在沃堂毁掉自己前，他得想法子留住他。在他眼下，绝不容许奇才变庸才的蠢事发生。

“爹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你别怪沃堂好不好？”父亲严肃不语的面容无来由地吓坏了莞儿。爹是不是也觉得沃堂宠坏她了？“我也不饶得为什么我那么笨，师父怎么教都学不会。为什么色裳姊可以学得那么好，我也不懂啊，真的不懂。”她沮丧得想哭。

“莞儿，看著爹。”宫莞怯生生抬起凄惨的小脸，“爹，对不起，你不要

怪沃堂好不好？都是我的错。“爹不要你的对不起呀，莞儿。”宫老爷浑沆的嗓门不必提高，自有一股压迫人的气势，更绷紧了莞儿无措的心。“当年的试儿礼，你什么都不挑就拉著沃堂，不管爹试几次都一样，如今爹总算明白天老爷为何这样安排。有沃堂一旁守护，谁也伤不了你，你又何需学武资质。”爹从没对她说过这事，现下为什么……莞儿僵住拭泪的手，潸潸波眸骇然瞪大。

“爹……爹是要把沃堂撤走吗？”好不容易抹完的波水又热辣的涌上，莞儿吓哭出声，反身抱住冉沃堂的腿不放。“爹，不要这样，我求你，我什么都可以依爹，你要我学什么武功，要怎样处罚我，什么都可以，我不会再让沃堂偷偷帮我，只要你别撤走沃堂，求你，拜托你……我只要沃堂，只要沃堂……”她不可以没有沃堂，绝对不可以！冉沃堂愕然地看著伤心欲绝的小姐。他不过是一名唾手可得的奴才，小姐为何慌成这般？宫老爷审视冉沃堂复杂的表情，嘴角玩味地勾起。

莞儿从不曾向他要求过什么，或许是打小便比其他人多了个护卫，也可能样样不如人令她自惭形秽，不败造次。他乖巧的小莞儿，凡事退让不强求，不若其他孩子般骄纵狂妄，与她温婉的娘如出一辙。

思及那抹淡雅倩影，宫老爷严厉的面容流露罕见的温柔。

不可讳言，他对这个柔顺的女儿是多了些私心与怜惜，才会容许她依赖，才会将沃堂给了她。不正因为其他孩子皆如他要求的成长、独立，他对这个禀性纯善的小女儿才会格外疼惜。如果连他这种看淡亲情的人，终有动心动情的一天，沃堂该也是吧……为什么不说话，爹为什么不说话！”爹，我不要沃堂离开我，我会很乖、很乖的，真的，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不要撤走沃堂呀，我求你好不好……”莞儿将挂泪的小脸埋在冉沃堂腿上，拚命哭求著。

“小姐……”一直当小姐是主子在守、在护，对她始终只有“忠心”二字可言，也以为在小姐心底，他仅是千百奴仆的其中之一，不足挂齿。难道不是如此？“爹，你说说话好不好？”她好害怕。绝望中，宫莞眼凄迷地看向冉沃堂，“沃堂，你帮我告诉爹，说你不要离开我，求你……你一定要帮我。沃堂，求求你，好不好？我不要你离开呀！你一定也是对不对？我求求你啊……”沃堂是她仅有的，她不要失去他呀，不要、不要！

冉沃堂被她哭乱了心神，自母亲离开后，首度觉得心坎仍有东西在动。

“沃堂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很好、很好，你不要离开我呀！”他们为什么都不说话？“你帮我求爹，你帮我求爹啊……”喟然一叹，冉沃堂看著一脸兴味的宫老爷。

“老爷，属下只愿追随在小姐身侧，不敢奢求其他，请老爷成全。”眸光微晃，他傲伟的抱拳躬身。小姐说什么便是什么，对他而言，随侍在谁身侧都一样。

“哦？如此说来，你的忠诚将只给莞儿了？”宫老爷似笑非笑。

冉沃堂不解抬眼。

宫老爷深沉莞尔。“以前你效忠的是整个宫家，现下不一样，等我百年后，我准你只忠于莞儿。现下我要你以冉沃堂的身分思量清楚，而不是冉护卫。你一旦承诺守护莞儿，便是永久的誓言，无论发生了何事皆不能舍弃她，即使你被阎王点名了，也不能，你得小心保住你的命。”忠心之于沃堂并非难事，他担心的是对尘世无牵无恋的地，性命垂危时会“忘了”放手一搏。

保住他的命？冉沃堂迷惘了。

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，起先也不以为他会守护小姐那么久，久到一辈子。难道他的命真有那么重要？“沃堂……”莞儿碎不成语，噙著惊惧的波光仰望他。他为何一脸为难？冉沃堂怔忡地垂视她半晌，犹疑的眸光幽幽一汤，又沉回惯带的冷冽与疏离。

“如果老爷允许，属下的忠心便只给小姐了。属下定竭尽所能守住性命，以保护小姐长命百岁。”他坚定的许诺。

“好！这可是你亲口答应，我信了你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”太有趣了！“从今以后你的主子只有莞儿一人，宫家其他人包括我在内的话，你不必理会。”色祺恐怕要呕血了。

“谢谢爹，我一定会争气的，谢谢爹！”莞儿喜不自胜，想不到父亲待她这么好，不争气的热泪又扑簌簌狂流。“沃堂，谢谢你。我一定会勤加练功，也会对沃堂很好、很好的……”“先别高兴太早，爹还没说完。”宫老爷轻笑打断她。“你武艺如何，爹不再强求，也准你不必习武，不过日后若让我发现你轻易掉下一滴泪，你便会永远的失去沃堂。听明白了吗？”有了要留住的人，但愿莞儿能坚强起来。

“今……今天不算，对吧？”莞儿害怕的掩嘴，很努力想将哭声闷住。

宫老爷沉笑数声，怜爱地摸摸她。他锤爱的女儿呀……爹为什么这样看她，是不是不信她呀？“请爹相信我，我以后不会再哭了，绝不会，真的。”宫莞泪眼婆娑。

见她泪水流不完似的，想帮她拭去，冉沃堂手犹疑了下，终究没伸出。

“他奶奶的，冉沃堂，你这王八乌龟生的龟儿子，简直窝囊透顶！”不敢相信父亲会作出如此昏昧无知的决定，宫色祺暴怒的击椅起身，凌空掠了来。

冉沃堂将小主子护入怀中，飞快旋身，侧接他 - 掌。宫色祺被他厚实掌力震退数步，见他抱起莞儿轻捷的跃上树梢，忽火更炽，挥掌再追……将他们的缠斗当儿戏在看，宫老爷任他们去闹去打，并不阻止。

“色祺，你可要牢牢记住，除了沃堂自愿，我不许任何人自莞儿身边撤走沃堂，或差遣他。沃堂是莞儿的。”色祺这孩子目空一切，能让他出手对付的，独沃堂一人。他恐怕没料到宫家未来的主子，竟不能接收沃堂的忠心吧？

呵呵，这正是游戏吸引人之处。规则简单却随时在变，谁握有权势，谁便能操纵一切。

第二章

……沙沙……沙沙沙……沙沙沙……

负伤逃入紫竹林，黑衣人脚步踉跄地赶路，全身被露水打湿而不自觉。

冲进林中唯一的八角亭后，他掩口呛咳了数声，扯下蒙面黑巾焦急抬眼，见阴暗的天色由东方逐渐转亮，他才如释重负地绽出苍白的笑容。

顶多再支撑一刻，娘便会带人来接应他 - - 喀啦、喀啦、喀啦……远方飘来一抹幽异的声音，细细、凉凉地回旋在狂风中，竟异常清晰，不致被

淹没。

这个声音！黑衣人松弛不到一刻的神色又被这抹声音煞黑，他大惊失色地扫视亭子四周，冷汗不断渗出。

怎么可能……不可能，他明明中了他一剑，即便他的轻功不弱，也在他之下，不该这么快便追到啊。镇定些，铁定是他慌张过度，错将风声听成——喀啦、喀啦、喀啦、喀啦……清清脆脆、不断响起的玲玲响音，只闻其声不见其影，在亭子上方忽远忽近地绕了一圈又一圈。

黑衣人揪紧衣襟，脸色尽失地瘫跌在石椅上，温热的鲜血从冰凉的指缝间渗出。中剑后不断撕扯他的剧痛，已被透心透骨的寒意冰冻，他只觉好冷、好冷。

娘在哪里……娘！快来救他呀！

风生低低冷冷地穿梭在林间，吹出了幢幢鬼影。

从亭口无限延伸出去的宫纱灯阵，自板道底端一盏盏灭来，灯每灭去一盏，宫魄便心寒胆裂地发现异声又逼近一些。

“色……色祺，是你吗？”除了他，不会有别人。这片紫竹林乃宫家禁地，云阳境内无人敢提头擅闯，而且这声音明明是……鬼工球声，错不了……

“我说好大哥，老头子尸骨未寒，你迫不及待取我性命，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咱们家人不懂规矩。啧啧，你不怕老头子气得爬出棺来一掌劈死你，我可是怕得直发抖呢。”真是他！“色、色祺，大哥一时愚昧，你饶了大哥，大哥下次不敢了……”“老头子都还没入殓，你至少该缓个几天，等七七法事做完再动手还不迟，不该让那些忌妒你的小人乘机骂你是大逆不道的畜生。”自竹荫深处飞跃来一道白影，不过眨眼，瘦白的宫色祺已洒脱的立于亭阶前，手上把玩著一只映著月光的碧球。由上等青玉雕琢成的鬼工球，约只手掌大小，玲珑剔透，晶莹的大球内包裹著一颗精巧小球。球一转动便会发出玲玲脆音。

宫魄不动声色地扫视弟弟数遍，见他一身洁白，无尘无垢，不禁大吃一惊。他明明刺中他一剑，何以……“怎么，我安然无恙，大哥很失望？”宫色祺笑嘻嘻转个圈让他瞧仔细。“你也太小看我了，以我的武功修为，怎么可能输给愚不可及的庸夫呢？”他言下之意是……宫魄不敢置信地撑起身子，“这些年来的比试，你故意输给我，好降低我的戒心？”“狗屁！”宫色祺无故踱起步来。“你这狗杂碎怎够资格与我比试，我是懒得费劲呀，你还不明白。我肯为了你这废物装病那么多年，你该痛哭流涕以谢天恩了。想陪过招，你等下辈子吧！天底下只有冉沃堂有这资格。你们呀，一堆粪边虫，又臭又多余，连摇尾乞怜都令人恶心不已。”“宫色祺，别以为我真怕了你，豁出命相拚，我不见得输你！”宫魄抚著胸口，咬牙恨道。

宫色祺匪夷所思地缓下步子，似乎被兄长的愚勇愉悦了。他面带微笑，以惊雷般速度纵身掠入亭内，甩了兄长两巴掌，旋身又出。

宫魄嘴角渗出血水，怎么也盘算不到乎素大病小痛不断的药罐子，身手竟然这般惊人。

“我愿……我愿意舍弃所有了……只要你肯饶了大哥……要大哥给你磕头、下跪都可以。”宫魄气息奄奄地咽下自尊，眼前只求活命。宫色祺轻吹鬼工球，嫌恶地睨著他。“你要跪便跪，要磕头便磕头，事事皆由著你，我岂不窝囊透顶？”“色祺，快别这么说。今日之事全怪大哥一时糊涂，大哥知错了，求你再给大哥一次机会……”“嗟，不是告诉过你，老头子一死，我第一个想杀的便是你。千万别说你从未把我的话当真，君无戏言啊。”宫

色祺耐性渐失。“咱们虽不是一个娘胎生，到底手足一场，我大方些让你爽快上路。一路好走啊，大哥。”宫色祺摇著鬼工球，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悠然踱离。

“宫色祺……我娘不会放过你的……”喀啦、喀啦、喀啦……飘远的鬼工球声嘎然而止。

“这么说，二娘也知情罗？”“你……你怕了？”宫魄虚弱的挤出话。“别以为杀了我以后，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夺取宫家……的一切，我娘不会让你……称心如意。”“这可是你们逼我做绝，要怪就怪自己没出息。你先去奈何桥边等著，二娘我随后帮你送到，好让你们母子俩一路有伴。”宫魄心神俱颤，这才明白他做了什么。

“宫色祺……你、你敢动我娘……”他为什么走了？难道他想先杀娘！宫魄使力想起身，身子却沉甸甸的怎么也移不动。

白色身影渐行渐远。林外天色已亮，晨雾弥漫，林内却仍是晦暗一片，风声低低凉凉地吹。

“好生伺候大哥上路，你可别让我失望了，这可是本少爷送你的弱冠贺礼。”宫色祺脚下不停，狂声大笑地将鬼工球顶上天。

一道破雾而下的黑影，抓住鬼工球，昂然地翻落宫色祺身后，与他背道而行。

“得罪了，大少爷。”绶步穿过透林而入的束束晨光，冷峻的脸忽明忽暗。

这声音……这声音……“大胆奴才，你竟敢以下犯上？”宫魄不智地喝掉所有气力，一阵猛烈量眩后，飘飘地坠入半昏半醒间。

“属下得罪了。”冉沃堂从容不迫将鬼工球塞入腰间，俊眉冷淡一挑，踏上亭阶。

宫魄虚弱的微睁眼，觑见一个小黑点逐渐放大成一团冰冶的黑雾，朝他挪近。混浊的气流全被色祺带走了，顶上那片灰蒙蒙的冷雾，朝他罩下……云阳又……下雪了吗？还是他被沉入了冰河中……万籁俱寂，很冷却宁静……几乎是太静……太静……宫魄虚弱的动了动睫毛……冉沃堂近了……这是他独有的凉薄气息……宁静无风……直刺心窝……他必须说些什么……快来不及了……“有事……有事好商量，冉沃堂。咱们一起长大，我待你不薄，你放过我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……不，你不能杀我，娘若知道，绝不会放过你……”暮春风起，凉中带冷地吹进紫竹林，沙沙……沙沙沙……沙沙沙沙沙……“哎呀，只是绕针处打结，我的手真拙。莞儿，你过来帮娘瞧瞧，到底是哪儿出岔子了。”绿荫下，凉风徐吹，雪青色衣摆款款翻飞。

弯身在大缸前的窈窕少女，挺身回眸，白净的脸庞淡淡晕红，浓密的长睫上悬垂著一粒汗珠。

“怎会越解越糟糕……明明有按住针头再绕圈的……莞儿，你可有在外头”掩建在花丛后方的绣房，再次传来喃喃声。

“大娘，你先等等。”莞儿为难地来回瞥望手中的竹夹与花丛，睫上的汗珠不小心落入眸中。“小七，我的眼睛有些痛，你先下来帮我把绣线接去好吗？”莞儿眨著眼，想用手揉，手上的竹夹又不愿放。

茂密的桑树上，一名黝黑健美的粗衣少女，手脚灵活的朝枝干另一头攀去。她嘴里咬著一只盛满桑叶的竹篮子，美丽的凤眼好奇地向下溜。

“啊啊，莞儿小姐，那个绣线要掉进去了啦！”莞儿吓了一跳，慌手慌脚

的想将竹夹拉出染缸，小七嘴里那只竹篮从天而降，狼狈敲中她的头。莞儿闷唉一声，松开竹夹，手扶向染缸。

“莞儿，你在磨蹭些什么呀，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先搁下，让下人去收拾。你过来瞧瞧我的针法哪里出错，这事比较重要……再过三日便是老爷的五年忌辰，我还有一大半没绣完，怎能烧给老爷呢。”宫老夫人嘀嘀咕咕。“……还有，莞儿十八岁生辰也近了。”“我就来了。”莞儿揉著额头，倾身将斜插入缸的竹夹抽出。果然……望著空空如也的夹端，她一叹。这团线的颜色太深，得重染。

“莞儿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紧？”小七紧张兮兮的爬下树。“我不是存心的，莞儿小姐，请你千万不要生气。我给你磕头了，莞儿小姐大人有大量请不要生气，饶了小七这一回。小七祝莞儿小姐福寿绵延，寿比南山、福如东海……”她跪趴在地，滔滔的将所能想到的吉祥祝词一古脑脱出。

莞儿实在忍俊不住，“好了，可以了，你快起来。托小七鸿福，我必能长命百岁，福禄双全且安康无恙过一生。别再磕了，会疼的，快起来。”莞儿小姐好心让她进来采桑叶，这些叶子贵死了，比黄金还值钱耶。她真不是人，竟然恩将仇报。不行、不行！一定要多磕几个头陪罪。

“小七，你一下下磕得那么使劲，头不疼吗？”她都替她觉得疼了。

“……祝莞儿小姐多子多孙多福气，双花双叶又双枝，呃……”再来是什么，莞儿小姐明明教她念过好几回的……双花双叶又双枝？亏她记得住。莞儿又好气又好笑。

“快起来，你再磕下去我可真的要生气了。我不是说过，别动不动对我又跪又拜的，我又不是神佛，无福消受也不喜欢这样。”那颗坚硬的脑袋不理，依旧笃笃有声地敲著，莞儿实在拿她没辙。故下竹夹，她屈身在小七身前，促狭轻语“好像很有趣，瞧你磕得不亦乐乎，要不……我也来磕磕看好了。”“嘎，莞儿小姐要……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”小七抬头想阻止她，呱呱啦啦的大嘴不知何故，突然抿住。

“使不得便快些起来，看看你，额头都敲红了。”一脸怪模怪样的。

“莞儿小姐好爱说笑哦。你没瞧我皮粗肉厚的，就是磕上个三天三夜也不会有事。才磕这么几下，怎么可能会红嘛。”她煞有其事地摆摆手，诡异的眸光一闪一闪的。

“瞎扯。”宫莞笑镇她一眼，转身向桑树边的清幽染房走去，肩上飘下几片桑叶却不自知。“天快暗了，你快些把需要的叶子采一采，待会还有好长一段山路要赶。下回若要来，你记得邀小四一块来，莫再一个人走山路。我听说沁山附近的几个村庄近来不太平静，好一个女孩子家，我不放心。”她柔声叮咛著，越过花圃，推开木门，一室的草香立即扑鼻而来。

小七诡嘻了声，匆匆爬起。

“没人打得过我啦，我比男丁还壮、还有力呢。倒是莞儿小姐白白净净，一副风吹应声倒的模样，才要当心呢。”她阔声嚷嚷地追进屋。正在滚沸的乌梅水前酌量加稻杆灰，宫莞甜甜微笑。

“这是我听小四说的啦，他说男人最不能抗拒莞儿小姐这样的小女子。真的哦，因为小四每见你一回就失眠一次，今天我自己偷偷溜来，他一定气坏了。所以你出门才要小心，别走著走著突然被抓去当押寨夫人。”莞儿小姐白净的模样越看越好看呢，小四管这叫赏心悦目。

“是……这样吗？”莞儿愣然一怔，红了脸，怎么也想不到敦厚的小四

会这样说自己。

“呃，小七，你去忙你的。”由余光瞥见坏心眼的小七绕著自己猛打转，莞儿素脸烧红，悄悄往置故白丝的角落移去。

“真的耶！莞儿小姐脸红的模样真的很好玩，难怪每回要来之前，小四都会千拜托、万拜托，求我逗你耶。”小七摸摸鼻子，好生得意。

脸上的红潮慢下弧线纤美的颈肩，宫莞浑身燥热，赶忙从墙角的竹篓挑起一团白丝拨看，以避免小七窥探的眸光。

小七鬼鬼祟祟跟在宫莞身边来回踱步，偶尔想到什么便别开脸偷笑几声。莞儿小姐的头上还有三片叶子，她自己都没有发现，好好笑哦。

宫莞被她踱乱了心神，无措地侧过身去，不理她。“小七，你去忙你的事，别净逗著我玩嘛。”“才不是逗你呢，小四又没来，我逗了也是白费力气，实在是莞儿小姐的样子好好笑。”小七自得其乐地哈哈大笑。

小七真是的。“让我不安真的那么有趣吗？”“我才不是在笑那个。”小七踮高足尖，笑嘻嘻的将拿下的叶子献至她眼下。“你看！”原来……莞儿好笑。

“莞儿小姐，可惜你刚刚没看到自己的模样，那实在好滑稽，好像姚六娘哦。”小七哈哈咯咯，兀自开心得花枝乱颤。

“谁是姚六娘？”放下白丝，宫莞走到左近的竹架，拿下红花饼，准备染几件银红衣衫送给小七。

她的衣服全是补丁，百衲衣也不过耳耳，难为小七了。

小七虽小她两岁，今年却也有十六豆蔻，正是情窦初开之年。这个年纪的待字闺女，哪个不希望穿得漂漂亮亮，好吸引意中人的目光，她却时常一袭不知缀补过几次的粗衣布衫四处走，看了真让人心疼。

即便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也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也会想体面出阁。只愿略尽薄力帮她一些，更盼世间有情男女终成眷属。

“哎呀，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啊，她的名号那么响亮。姚六娘不就是逢年过节，到村裏表演『村妇骂夫』的……”小七猝然闭嘴，恨不得一口咬掉自己的大舌头。

姚六娘是粗俗份子，专演泼辣货，哪能与出身高贵又端雅的莞儿小姐相提并论，简直折辱了莞儿小姐。呸他个千百句，呸呸呸！

宫莞瞅她丰富的表情，耐心等她把话说完，忽然像听到什么，微偏头向外探了探。

“大娘好像又在唤了……”看回小七，她有些迟疑。“小七，你能不能帮我去告诉大娘，请她先回房歇息，没绣好的部分请她故著，我会帮她绣妥。”“我这就去！”小七一溜烟跑开。

“这……”她话还没说完呢，小七真性急。

小七一离开，沸杂的天地立时沉寂了，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声音。

宫莞小心的将红花饼放入滚沸的乌梅水中，拿棒子搅了搅，调匀色泽。心不存焉的挑好数团白丝后，她愁眉郁结地走回桑树下。

一直避免让小七与家人接触，极小心保护著这段得之不易的友谊，可是这样妥当吗？宫莞心浮气躁，明亮的眸子蒙上淡淡阴影。

五年前爹病逝扬州，尚未人殓，大哥接著遇害，二娘禁不住丧夫、丧子的双重打击，悬梁自尽了，大娘自此恍惚终日，而后娘跟著不知去向。家中一夕数变，人心零落，色祺哥适时出面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宫家……“放肆！”

远处一声冷喝，惊断了宫莞的冥思。

“又不是有意的，你何必这么凶！”“咱！咱！”宫莞著慌的丢下丝线与竹夹，匆匆朝绣房飞奔去，才奔到门口，便与抚颊窜出的小七撞了个正着。体型输小七一截的宫莞向后跌倒，来不及爬起，脚下不稳的小七跟著扑叠在她身上，压得她喘不上气。

“莞儿！你没事吧？”宫老夫人搁下绣针，不悦地推推身前一名绝色女子。“死丫头，还不快去扶小姐起身，愣在这儿做啥！”娘太过分了，辨不得亲生女儿便罢，脑子再怎么糊涂也不该将她错看成下人，宫色裳薄抿唇。

“莞儿小姐，对……对不起，你要不要紧？”小七仓卒滚开身，斜映入花廊的暮色，将她脸上的红肿清晰照出。

“不怪你。”宫莞急喘了几口气，心疼的发现小七的眼中有泪。“色裳姊，小七若有冒犯之处，你尽可责备我，何必打她呢。”色裳姊从未踏进这儿，怎么会……“谁是你的色裳姊，你不配。我说过不许你再接近我娘，你竟敢让这个来路不明的贱女人接近娘。娘若有什么闪失，你拿什么来赔，一条贱命？”娘是她的，她不会再任宫莞夺走属于她的一草一木。

“好过分哦！”一样是宫家小姐，她算个屁！

“小七，别乱来呀！”宫莞拽住激动的小七。

宫老夫人被女儿半强迫著走，神智虽不清楚，却感觉气氛凝重，不禁疑惑道“这丫头怎么这么凶，你是色裳还是莞儿……”“娘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宫色裳。”宫色裳悻悻地进出话。

宫老夫人越过门槛，瞧见被小七扶起的宫莞时，脚步顿了下。“是……是吗？我的女儿不是莞儿吗？”大娘……宫莞心疼，想上前安抚她，脚未跨出，又被神色不善的宫色裳瞪回原处。

“她不配当娘的女儿。”宫色裳懒得瞧宫莞，倒是衣衫破旧的小七博得她若有似无的一瞥。“宫莞，谁许你将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，尊卑有别，你可知道？”“她……是我请来帮忙的。”宫莞将小七掩至身后。

“你这儿闲人一大堆，没一个派得上用场，留著何用，全让他们滚出去算了。”将娘亲推给贴身丫鬟带走，宫色裳停步冷嗤。

宫莞犹疑了下，“色裳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？”色裳性傲，待人一贯的爱理不睬，对琐碎家务向来轻鄙待之。在小事上做文章不是色裳的作风，踏足这儿更是少见。定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令色裳性情异变。

“你为什么心情不好？”宫莞无法不担心。

“谁说我心不好？”冰冷的艳色起了变化。“我讨厌你，讨厌看到你啊！”郁积多年的不满化为实际怨念，宫色裳抽出软鞭，一心欲抽花那张不该存在的面容，以求解脱、解脱……“莞儿小姐！”小七来不及推开宫莞，一道劲健人影已自园外飞掠入廊间，在宫莞秀净的容颜被抽花前，卷走软鞭。

“沃堂。”人影尚未落定，宫莞已惊喜的趋前轻唤。

冉沃堂峻拔的身形落在宫莞身畔，凝眸先淡淡的检视她一遍。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没事。”宫莞勇敢摇头，不让他瞧出心裏的恐惧。

“狗奴才，还不快将本小姐的东西还来！”宫色裳怒火中烧，始终不明白，爹为何倔心的将冉沃堂给了宫莞，她根本不配！

她憎恨弱者，憎恨所有无法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废人，尤其讨厌被人细心呵护著的宫莞。宫家有她，不该再有宫莞的，她才该是众人关注的焦点，不是宫莞，怎么都不该是她。